

最美的相遇

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 七(4)班 谢子聪

一个夏日清晨，凉风习习，我们坐上棕色大巴车，行驶在丽江偏远的盘山公路上。遥遥望去，它好似无休无止，却在拐弯处，戛然而止。

我们步行到那个乡村学校开展公益活动。我们拆开装满衣服、文具、书籍的箱子，一件一件地分给同学们。当我把衣服分给坐在教室角落的那个女孩时，她羞涩地笑了笑，小声地说了声“谢谢”。她似乎没有朋友，一个人默默地翻看着新发的书本，而她的微笑却让我感到莫名的温暖。

与我同行的小帅第一个讲课，教同学们制作一架飞机模型。小帅在讲台上重复地做着示范，我和另一个同学便在课堂上进行辅助指导。我再次望向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女孩，她正专心致志地在研究着手中的模型。这时，我才看清她的脸——嘴唇干裂，脸色蜡黄，十分瘦小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写满了真诚。她穿着一身粉色衣裳，很旧却很整洁。她很快做好了模型，交到我的手里。她微笑着向我表达了她的谢意。

“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？”课后，我的耳边传来一个怯怯的声音。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那个女孩。我沉默了片刻，决定一起游戏，我和她也渐渐地熟悉了起来。她比我小四个月，父母都在外打工，三岁时就被留在这里，父母已连续三年没有回过家了，她对父母的印象也越来越淡，从她的语气中，我听出了她对父母归家的期盼与强烈渴望。

十一点半，我们准备下山，同学们都在教室和我们道别，只有那个女孩跟着我来到外面，她塞给了我一张小纸条，说了句“再见”，就匆匆地跑回去了。我坐上车，看了看她刚塞给我的小纸条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地址。那个女孩站在窗前，凝望着我们的车远去，终于露出了那迟来的微笑。

我见过许许多多的微笑，却没有一个能和她的相比。从这个微笑中，我看出了善良，我看出了渴望，我看出了坚强。它曾被一次次地拒绝，曾被一次次地冷落，却把那女孩最美丽的真情展现在我面前，将所有的灿烂展现了出来。

她的微笑从我上车的那一刻起就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，每每想起它，我总是不自觉地嘴角扬起，对着它笑了。

难忘那一年的寒假

莘松中学 八(8)班 毛彦博

每个人总有难忘的事，有人说感受到亲情的时候最难忘，有人说和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最难忘，但我觉得自己通过努力得到的东西最难忘。

两年前的寒假，爸妈带我去菲律宾过生日，为了满足我对大海的向往，我在当地报名参加了PADI的潜水课程，通过努力和挑战，我得到了人生第一张青少年开放水域潜水员的证书，今后可以在专人陪同下探索奇妙的海洋世界啦！

潜水证可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好考的，既有理论学习和实践测试，甚至还要先在8米游泳池，和教练一起背上氧气瓶、戴上面镜，进行封闭水域潜水练习和自救练习。最后，还要跟着教练直接跳入大海里进行考试，才能通过考核。

让我最紧张的是要在水底把潜水面镜摘下来，然后睁开眼睛10秒，再戴上面镜进行面镜排水的测试。在出海练习的那天，船停在海中央，波浪摇摆得有点厉害，看着波光闪耀的海面，我的胃里也开始翻腾了，脑子也晕晕乎乎的，一下子把午饭直接吐在了海里，我眼看一望无际的大海想着还要跳进去进行很多项考核，真的是心里有些犹豫不决。我是班里四个学员中年纪最小的，教练和三个大人帮着我擦嘴递水，在大家的鼓励下，我又鼓起了勇气组装好装备，跟在教练的后面跳下了海。

下海后，我发现海下可比海面上平静多了。但我还是紧张极了，不敢脱下面镜，我脑子里满是胡思乱想，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。这时，教练用手撸了撸我的头让我放松，然后对我做着手势，让我加油。想着今后可以自己去看那形状各异的珊瑚群，很多颜色鲜艳的小鱼在中间穿梭，我努力地回忆着教练教的步骤，抛开杂念，慢慢地鼓起勇气摘下了面镜，睁开了眼睛。虽然在海里睁开眼睛也看不清什么，但是我尽力睁大着我的眼睛，听到教练让我可以戴回面镜的指示后，我冷静地回忆学过的面镜排水步骤……经过开放水域的练习，后面一天我顺利地完成了所有的考核。

这一年的寒假真难忘。不是因为我考到了青少年开放水域潜水证，而是我通过不断的努力，尝试和克服恐惧挑战自我后用自己的努力换取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

父爱的“使者”

上海市致远中学 初一(1)班 叶雪莹

我真的很爱父亲醉酒的样子。其实，我并不喜欢酒。我曾经在大人们的怂恿下小心翼翼地用舌尖碰触过红酒，它在舌尖上跳动，辛辣而又强势。酒精的味道在口腔里乱窜，不断刺激着味蕾，使我不得不猛灌了两口饮料才冲淡了些许。至今我都不是很明白，为什么大人在应酬时总要灌上几杯，非把自己灌醉了不可。

但父亲喝的酒却仿佛有魔力一般，总能带来意外的惊喜。

于我，父亲一向是“严厉”与“强势”的代名词。他会在我身上寄予很高的期望，但在我达到后也只是不痛不痒地夸上两句。我总是惧于他的威严，但偶尔顶撞他一两句，有时他便会气上好几天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。

有一次，酒席过后他与朋友聊天时，我隐约听到一句，“我家已经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孩子了……”事后我问母亲，为什么父亲几个小时前还在训斥我太过心高气傲，几个小时后却能在他的朋友面前大肆夸赞我，母亲说：“酒后吐真言。”

而那晚过后父亲也就消了气。

每每有应酬，父亲都要到很晚才回来。这天我写作业到挺晚，门锁被打开的“咔哒”声清晰地传到我耳边，我知道那是父亲回来了。

惯例一般，他进来我的房间，轻轻绕到我身后，用一种完全不符合那双有力的大手的力气为我轻轻捏着肩。他问：“作业很多吗？”我摇头。他就没再继续追问下去，话锋一转又问我舒不舒服。在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，他笑着拍拍我的肩，告诉我写完了别忘记去吃点猕猴桃。

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句“爸爸的女儿最棒了”。

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自己幻听了，因为这句话怎么看都不像是能从父亲嘴里听到的。但仔细想想其实也不无可能，因为那是父亲，而父亲是这个世上最爱孩子的人之一。

或许是父亲不善于表达吧，他总是把这份爱藏在心里。而酒，在父亲因它而醉时，这个父爱的“使者”就会把那份爱周围的围墙破开一个大口子，让父爱决堤，让我们得以窥见那汹涌父爱的冰山一角。